

我有我天空 - 第 25 集 - 陳錦元 - 2 蚊路路通

主持：W William

嘉賓：陳 陳錦元

W：歡迎大家收聽我有我天空。我是 William，相信一般香港人跟 William 一樣，覺得交通費十分昂貴。別說去很遠，乘港鐵去附近的地方隨時要十元八塊；若是去元朗、屯門、天水圍要二、三十元，甚至你跟朋友一起吃飯，再買點生果探他，不再算其他那天的開支都要一百多元。為什麼今天會說車費的問題？因為今天的嘉賓是我們一些殘疾人士好朋友，他是爭取殘疾人士交通優惠票價優惠的聯席召集人，陳錦元 Alan。Alan 你好。

陳：William 你好。

W：說起車費真的要找你來談論，我知道以往香港的交通費沒有什麼優惠給殘疾人士。從六月底開始有 2 蚊的優惠。在未開始分享之前，我想問你本身跟我有些不同。你行動有些不便，是什麼事？

陳：我跟你是不同的，你是視障朋友，我現在是坐輪椅的，為什麼會有這問題呢？因小時候大概七、八歲發病，患上腦膜炎。腦膜炎對我的肢體上產生問題，所以行動有些不方便。初時我也可以用拐杖走路，但現在年紀大了、身體亦肥胖了，坐輪椅較為安全。太太也說坐輪椅好一點，於是便坐輪椅，不過也方便出入。

W：日常出入可以自行應付嗎？

陳：都可以。但有時在無障礙設施不足的地方，都要有人在場幫忙。

W：明白。這個聯席是聚集不同的殘疾人士機構一起。

陳：有四十多個。

W：為什麼會創辦這機構？

陳：正如你剛才所說，香港的交通費很昂貴，尤其是我們的殘疾人士，收入和經濟方面都弱一點，因為給我們殘疾人士的工作機會仍然只得很少，所以經濟上也有一點問題，但我們殘疾人士經濟有問題，我們也要投入社會活動。若果我們每次乘車，車費都很昂貴。現在普通的市民承擔交通能力都是很吃力，

何況我們是殘疾人士呢？

W：我想你們這組織應該成立了不久？

陳：差不多已有七、八年時間。

W：嘩！七、八年時間？即是最少爭取了七、八年。

陳：有的，因為我們認為交通對我們殘疾人士來說也挺重要，所以我們希望藉著我們的倡議向社會人士、政府方面爭取一下優惠票價。

W：以前應該跟健全人士一樣的？

陳：是啊。

W：都是收取全票價的。會否變相令很多的殘疾人士朋友覺得：Alan 每出外一次車費真的很昂貴，不如留在家，有沒有這情況？

陳：會有的，所以我們覺得這在殘疾人士裡不是一個正常的發展。我們應該跟普通人一樣有機會走出來，在社會上學習、工作、以及參與活動。所以我們有這個理想希望在交通票價方面能夠減低我們殘疾人士的壓力，希望營運商可以提供優惠在我們殘疾人士方面，我們便向著這理想努力。我們爭取了七、八年，過程都很困難的，因為營辦商對我們的票價想法仍然未能理解，以及政府對於這方面也很冷淡。

W：我在想你們在爭取，通常某個界別都是爭取自己想要的東西，為何那時候會有興趣、有心去召集不同的殘疾人士一起？

陳：因為我們覺得若果單一去爭取，力度和勢力會給人感覺很薄弱，聲音很薄弱。如果能夠集合不同界別、不同類別的團體一起做，便會給社會一個訊息，覺得票價對不同類別的殘疾人士也很重要，希望能夠帶出這訊息，給社會上知道票價對於每一個殘疾人士也很重要。

W：有什麼組織在你們入面的？

陳：有視障、有聽障、肢體、智障的朋友，以及精神病患者、精神康復者之類。

W：差不多五湖四海，每一個範疇都有。

陳：在這過程之中，可算是成功爭取到有 2 蚊優惠，但最成功之處是能夠集結一班不同類別的團體一同做一件事，我覺得這方面是最開心的一件事。以往社會人士都覺得殘疾人士的團結力度很弱、很鬆散，但這個聯席給我們感覺到很團結，以及很投入去爭取一些合理的權益，所以我覺得以這方法去做是可行的。

W：我又很有興趣問你們，四十多個團體，平日你們應該也會開一些例會，當中會否出現意見分歧，達不到共識？

陳：當然有。

W：那麼是怎樣解決？

陳：有些團體覺得我們要強硬起來，反對聲音要比較硬的；但又有些團體認為要比較務實、理性一點。有時出現這兩種聲音，但需要靠大家慢慢地磨合、理性去討論，慢慢大家都會融合到一個較為中性的想法去做，這些都靠時間讓大家慢慢來溝通。

W：明白。你們最初到政府不同的部門敲門，例如運輸署、交通部門、或者福利局等等，在福利政策方面應該都有關聯的。

陳：還有勞福局。

W：當時，即是七、八年前或者六、七年前，他們看你們的態度是怎樣的？

陳：我覺得他們的態度都是比較冷淡。

W：冷淡。

陳：以及他們都有在互相推卸責任。

W：推卸責任？例如？

陳：例如有些認為是屬於福利範疇，又有些認為屬於運輸範疇。

W：這樣也行？

陳：初期是有這個想法的。我們慢慢加大力度，積極跟他們討論。原先我們的意見不是想做福利的優惠，希望能夠鼓勵運輸營辦商做票價優惠給我們殘疾人士，為什麼要這樣呢？我們都覺得營辦商應該有他們的企業社會責任，應該提供票價優惠給殘疾人士。因為營辦商除了能在票價賺錢之外，以往在交通上付出之外，政府也有撥地給他們。他們用了些地來興建廠房之類，他們可以用這些地作日後地產項目，可以賺到很多錢。

W：巴士公司。

陳：巴士公司、或者地鐵、或者九巴。在他們這些無形收益中，我相信該有一些撥作企業社會責任。

W：但以你所說良心企業，他們也要向股東交代，我想到一件事是很特別的，比如有輛巴士開了車，有人乘坐又是收這樣的錢，無人乘坐又是一個同等資源，油錢；或者港鐵的車廂開了車，一百人又是這樣十個人又是這樣，若果多了你們殘疾人士理論上他們是不會蝕錢的。

陳：老實說，我們殘疾人士不是為了十元八塊便宜才去乘車，是有這樣的需要才去乘車。若果是每一次乘車，他們營辦商可能會說有優惠給你們，你們全部便會走出來乘車拿著數，可能這樣想。我們只能這樣說真的有需要才去乘車，正如你剛才所說也有道理，車廂有十個人又是這樣運作，多我們一、二個殘疾人士又是這樣運作，其實對他們的盈利沒有什麼大影響。他們計算方面當你上車了，一個殘疾人士就當一個就損失了，因為給了你半價優惠或其他優惠就當是損失，那就是蝕錢了。

W：哦。

陳：他們會計的理論跟我們的理論不同。

W：這樣很奇怪！還有些殘疾朋友平日外出需要陪同者的。

陳：是啊。

W：可能給他們優惠，出外多了。理論上陪同者都是要付款的。

陳：是啊。理論上他們還多賺了一人的錢，雖然有半個是便宜了，但賺到了一個的錢，所以對他們應該是有利。但有時是他們不想做，於是會有很多理由出來。

W：外國又怎樣？外國的交通營運商又怎樣？

陳：外國較為開放的。好像以我的例子來說，我在英國乘巴士上車不用付錢，只是太太需要付錢。看我是坐輪椅，不用任何證件給司機看，只見我是坐輪椅讓我上車便罷了，不用付錢。

W：算是幾尊重這件事。

陳：是啊。

W：那麼中國內地又怎樣？

陳：我沒乘坐過內地的車，但聽朋友說內地較香港開放，有些更是免費乘車的。所以我們覺得香港是個現代化，在國際上亦知名的城市，在交通上對殘疾人士的企業社會責任卻較為薄弱。

W：你們一直爭取，那麼你們試過用什麼行動發出聲音給他們？沒理由只給他一封信的。他們也不會理會信件。

陳：我們是多方面的，我們有跟營辦商商討，會約他們見面大家商量哪一方是有困難，因為我們都想知道他們的意見，但可惜巴士公司多次拒絕跟我們見面；地鐵較為好些，也會跟我們討論。我們又一方面有跟政府部門及營辦商討論一下，能爭取到見面的便見面。

W：對。

陳：另一方面，我們亦有些街頭行動。我們希望藉著街頭行動給社會人士知道我們的需要、我們的聲音傳給不同角落，讓人知道這訴求是殘疾人士需要的。

W：Alan，你們街頭行動內裡有這麼多不同能力、不同範疇的人，他們行動一次，會否很煩？

陳：是很煩的，但大家覺得這樣做是有自己的理想走這條路，雖然是很煩、很辛苦，但大家也很投入、很值得去做。你知道我們很多殘疾人士每次出外活動，例如我們坐輪椅，肢體、視障朋友在馬路上做街頭行動都是很辛苦，但是為了我們的將來和殘疾人士融入社區的理想，我們便覺得這件事值得去做。

W：對。回歸之後每年的七一都有上街的，我知道你們都好像有參與過的。

陳：有很多朋友有參與七一遊行，說出殘疾人士的訴求。你知道七一遊行會涉及很多訴求的，有民運訴求、有其他福利訴求、或者殘疾人士的需要，各方面的聲音都存在。

W：但是你們有一大群殘疾人士，當時是否真的走全程？

陳：是會走足全程的，那些殘疾人士想走全程。

W：嘩！我想一些行動不便或者出入需要照顧者的，烈日當空，三十多度的。

陳：好像我們近幾年來爭取交通半價優惠，我們都如你所說是烈日當空下，或者我們預先不會知道有風雨，到時有風雨我們也會照做。

W：你們的毅力真的很厲害！

陳：是啊。正因為我們有這樣的訴求、這樣的行動，所以政府、社會人士也開始慢慢注意這事情。

W：他們注意這事情，但實質上怎樣回應你們？

陳：初期實質的回應都是很弱的，都是慢慢跟政府討論。初時沒有半價，政府就以提供二百元來作交通津貼給我們。

W：二百元其實不算多。

陳：二百元不是我們的最終理想，最終理想是希望營辦商真的能夠做企業社會責任，他們該做這些事。

W：沒錯。

陳：這方面我們都覺得令社會人士錯覺了，以為這二百元是我們勉強爭取的，常常都要爭取福利。其實我們原意不是濫意去爭取所謂的福利，這方面不是我們的訴求。政府是為了減輕你們的負擔，我們才做。其實我們的意思是希望社會責任該由企業集團帶頭做起。

W：是啊。但這很怪，明明是只給二百元，我是否真的會因此而乘車？

陳：可能未必是乘車的。

W：可能我用二百元去買衣服，但對於我能夠投入社會完全是兩回事來的。

陳：這方面我也在其他的電台表達過，例如我自己是駕車的，你給我二百元有什麼作用？

W：對啊，根本不能鼓勵。

陳：我情願把二百元給其他有需要的、二百元也不夠用的殘疾人士，這樣的分配會更加好的。現在每位也給二百元，社會人士覺得你們人人想爭取這些福利，現在在社會方面也有種負面想法：你們殘疾人士常常爭取福利。我們不想社會上有這方面的想法。

W：沒錯的，當階段再進步到你們成功爭取乘搭港鐵半價，那時候巴士仍然是未有的，有些朋友跟你們說 Alan 爭取到港鐵有半價，完工吧！

陳：有的。

W：當時你們怎樣看？

陳：有些朋友覺得得到二百元便夠了。

W：二百元的時候已經說夠？

陳：是啊。再爭取不行的了，無謂再……會有這些聲音的，但是我們堅持我們的理念，就覺得二百元不是我們最終極的目的，我們不是想這樣，於是我們繼續爭取。

W：但到半價的時候，在聯席裡你們有沒有分歧？甚至乎會不會有成員說 Alan 夠了，我們不參與了，你們繼續吧！

陳：這方面沒有，因為半價只得港鐵參與，九巴及其他巴士仍未有，於是我們在這方面繼續爭取。但我想補充一句，現在殘疾人士半價優惠只得十三萬的殘疾人士受惠。

W：為什麼呢？

陳：因為現在符合資格的殘疾人士身份是百分之一百殘疾，以及領取綜援的殘疾朋友，才可得到這交通優惠。

W：我真的不明白。

陳：還有其他殘疾人士未能符合所謂的資格，未能受惠。

W：Alan 以我所知香港市民登記，即是擁有那張殘疾人士登記證一定多過十三萬人的。

陳：在四月八日精神報告書內有一個統計，殘疾人士大概有三十多萬至四十萬。

W：嘩！若果是這樣計，只有三分之一的人受惠。

陳：三分之一多些。

W：還未夠三分之二，若果我真有需要，那怎麼辦？

陳：是呀，有些是實際有需要。所以我們都希望：某部份的殘疾人士雖已成功，仍然希望日後能繼續幫其餘殘疾朋友爭取，一同受惠。

W：我為何這樣擔心？因為其實以你所說百分之一百傷殘，當然失明較容易理解，全部看不見或根本沒方法醫得好；但是聽障的，他們可能只餘下一、兩成聽力的已經是很大件事；又或者是肢體傷殘，是不是一定要沒肢體或各樣呢？他可能平時使用拐杖、或者體力正如 Alan 你所說年紀大，但其傷殘程度未到坐輪椅，他每日出入也不方便的，或者連工作也沒有，我變相覺得很苛刻。

陳：所以我們朝著這方向繼續再進發，我們希望日後殘疾評估方面做得更好。正如剛才所說我們殘疾不會痊癒，但有些醫生會覺得你都會康復的，就不會給你百分之一百的評估。所以現在有很多殘疾人士覺得有些不公平。殘疾程度不像以前般的好都有受惠這票價優惠；但有些殘疾朋友走起路來好像剛才所說的朋友程度差不多，他們就不能受惠。那為什麼他有我沒有？

W：標準完全在醫生手上。

陳：標準上完全有問題。比如甲、乙都是殘疾人士，甲、乙都是同一的傷殘程度，但甲有乙沒有，這裡又存在爭議性。我們想朝著這方向，看評估方面能否優

化一點。

W：你不說，知道這件事的人真的不多。另外，現在爭取到 2 蚊，即代表你們成功了。往後會擴闊殘疾類別受惠，想問你現在的朋友是否真的出外多了？

陳：是多了。為什麼呢？我覺得很開心的，有幾個例子說出來。在享有半價的時候，我聽到很多聲音出現：「Alan，我的八達通舊時只能用一個月，因為有半價現在可以用兩個月」。他很高興的跟我說。

W：是啊。

陳：以往有朋友舊時探母親是一個月探一次，因為現在交通便宜了我可以去多些找她，可以跟她多些見面，這樣可以跟她多些出外，到外面吃飯。

W：個人也會健康些。

陳：是啊，健康些。以及親情又會闊一點 close 一點，不會因交通昂貴而不看母親了；現在便宜了有多些機會讓我出外及探母親。這都是一個很積極性的優惠，

W：對啊。

陳：其實我剛才所說的優惠希望不是視作十元八塊的「著數」，而是有這樣的需要、有這樣的優惠就能鼓勵我們投入社會多些。

W：以及正如你所說，良心企業社會才能達致共融。再說，有些朋友真的需要長期復康治療，以往有些朋友比如眼有疾病，每天也要去針灸的；或者肢體要做水療各樣各樣，閒閒地他們每星期要做三、五日，有了 2 蚊所以可說是減輕一點。但現在這個 2 蚊只適用在港鐵，是嗎？

陳：不是，現在已經是全面性的。

W：即是巴士都會有？

陳：巴士有，但是巴士在九月份才開始；港鐵在六月份已經開始了。

W：電車那些有嗎？

陳：電車就沒有。

W：船有嗎？

陳：船是有的。

W：船都是 2 蚊？

陳：是啊。船跟大嶼山巴士都是明年實行。

W：差不多全香港也可以用 2 蚊優惠了吧？

陳：是啊。

W：另外，我想問在爭取過程裡一定有些開心事和辛酸事，最令你難忘的是什麼呢？

陳：最令我難忘是剛才所說有位朋友說得到半價優惠之後，可以多些探母親，好開心。怎樣去融合四十多個機構呢？經過自己跟其他的聯席的朋友不斷磨合，能夠把不同的聲音、不同的理念慢慢融合，這樣工作才能得以順暢，做得成功。在這方面覺得很開心。不愉快的事就是有些聯席朋友覺得很失望，爭取了很久為何仍未做到呢？時間太耐，政府及機構都不會理會我們的了，我們為何還要爭取呢？於是又退出了。這方面我當時覺得比較沮喪，為何我們這麼積極努力去做這件事，而外面的反應就是給我們冷淡情緒，令到我們聯席內部的朋友都有這樣的想法及覺得是沒可能做到？這方面就令我和部份成員覺得有點沮喪。

W：聽眾聽到你今天的說話，我真的很想參與一下你們這些爭取行動。你往後都說會繼續為另外三分之二的殘疾朋友再去繼續爭取，有什麼途徑可以幫忙？

陳：這個我們絕對歡迎，無論是個人、社會人士我們都歡迎。比如我們入面都是來自社會人士、資源、市民、傳媒都有加入和支持我們的行動，若果你們有興趣，可以來找聯席的秘書處，跟他們說你們都支持。

W：明白。Alan，今集時間差不多。但是我真的很想問關於聯席以外的事情。聽眾們，其實 Alan 還有其他的身份，是沒有其他人具有的。他在聾人方便又有幫助；另外又在其他的團體都有參與很多，究竟這個人為何這麼有時間？到底有沒有工作做的呢？究竟是為了什麼？開多一集再跟你分享，OK？今集

差不多了，下集再見。

陳：多謝。